



續
文獻通考

卷五
—
九

7保
5266
70-3



保
5266
70-3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水利

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僧惟直截安姜谿十二派築堤八百一十丈斗門四九九年乃成溉田四千頃 卽簡築石塘陂並江爲之蓄河頭水溉田種五百餘石又修天寶陂溉田種千餘石

仁宗天聖二年西禪請萬安香二里鹵地過爲陂溉田千餘頃 慶曆初鄭戩知杭州發丁夫數萬闢錢塘湖溉田數千頃 范琪知鄞縣葺堰埭百餘決導渚積在

常熟疏金涇鶴瀆二浦溉田千頃 李禹卿通判蘇州
堤太湖八十里爲渠漕運蓄水溉田千餘頃 蔣堂知
越州州之鑑湖漢馬臻所治溉田八千受利者萬家前
守建言聽民自售多侵沒堂奏復之 徐盡通判蘇州
時東南大水盡周視盡得水利舊跡築石塘九十里建
橋十八所復良田數十萬畝 陳俛爲羅源令鑿渠以
溉民田民蒙其惠因號曰永利渠 嘉祐二年福州守
蔡襄命所部三縣疏導渠浦六十九延袤百二十五里
田至以四分佃戶以六分開濬借盤水利者亦四分助
之仍令民以時修治不用命者有罰 劉諤知興化軍
創太平陂引荻蘆谿水溉田七百頃 陳襄知常州時

爲澤積水以運渠橫過不得入江爲田害襄立法浚之
其患遂除 胡宿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
胡公塘 韓正彥知崑山剡石堤疏斗門作塘七十里
以達於郡得膏腴數百頃 曾有開知確山縣興廢陂
溉田數千頃 朱定權閩縣時開濬負城河浦百七十
六計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四丈均用民力凡八萬九千
溉田三千六百餘頃 趙抃以崇安多水疊石爲堤以
遏其衝又開陳灣陂分西溪之流由石雄以入於縣又
從縣西鑿陂於星陽溉田甚廣人懷其惠久而不忘因
取其謚名清獻陂 謝絳知鄧州修復召信臣六門堰
以溉民田

英宗治平初山人劉達以鹵地數千丈施東禪寺乃築埠
塍塍內港凡三泥門一斗門五十年始成歲收千石至
是復壞乃增高其塍溉田三十二頃有奇樓閣知宜
興濬治陂塘溉田甚衆

神宗熙寧八年侯官李宏創木蘭陂陂三十二間間各樹
石柱二而置閘其中以時縱閉陂深二丈五尺濶三十
五丈即陂之右疏渠道水障東流而南注者三十餘里
爲大溝七小溝無數溉南洋上中下三段民田凡萬餘
頃歲輸軍儲二萬七千斛遂以舊渚水五塘給爲民田
而截其三及旁田爲置人守陂之費孫覺知湖州沿
湖堤沒水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堤下

良田 苗時中爲寧陵簿導古河以溉田人謂之苗公
河

哲宗元祐中長樂縣令袁正規以十七都之田窪下歲被
渰沒遂開卓道後山爲港以洩其水注之海又鑿林呈
庄前之山爲渠注之江民德之因請名曰袁公港正規
辭曰此天子之功也遂名之曰元祐港

徽宗宣和三年修琵琶漕初大中祥符間士民並海築埠
後爲風濤所壞至是重修長二千餘丈溉田種三百餘
石形如琵琶因名焉

高宗紹興中王信知紹興府山陰境有狹獠湖四環皆田
歲苦淫潦信創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壩化滙浸

爲上腴民繪像祀之更其名曰王公湖 洪興祖知廣
德軍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

孝宗軋道二年修白葉湖溉田種千石 長樂濱海山淺
而泉微故陂防獨多大者爲湖次爲陂爲圳埤海而成
者爲塘次爲堰母慮百五十餘所每歲蓄溪澗雖不洩
涓滴亦不足用必時雨滂澍乃或沾洽及農事畢則皆
爲無用之地以是狡民或侵或請民失其利咸平熙寧
屢有訟者建炎初縣令陳可大修塘埤陂湖至九年縣
令徐暮復延耆老講究水利爲斗門及湖塘陂堰百四
所溉田凡二千八十三頃又築大塘基方廣二十餘丈
兩旁抵海長一千五十丈溝港共長三千七百丈陂福

清界水溉田種千石 蔡洸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
陂渚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洸不從已而大雨漕運既
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渚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
蔡公是賴 丘密知華亭時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
大入壞並海田密至奏勅築三月堰成斥鹵復爲良田
耿秉知鎮江軍嘗上疏如遇亢旱聽民車河水帝問
大臣曰河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稼穡事大可從秉請
寧宗慶元中泉州守劉頴募工開濬萬家湖總二萬八千
丈有奇積泥爲小阜凡七湖之西南置斗門四以通海
潮民受其利 嘉定間漳州倅鄭煥浚渠溉田郡人立
石刻曰鄭公渠 趙師縉爲漳浦令鑿西湖築岸勑立

水門時其蓄洩以溉民田週圍五百一十五丈。趙善
嵩知連江縣訊知南壇水利可以溉田遂琢石爲斗門
其澤甚遠民歌謠之。時青田縣主簿陳耆卿疏曰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於汎濫則見其害於旱暵則見其利
因汎濫而不爲旱暵備猶因噎廢食耳十雨五風未見
其害也猝有旱暵龜拆立見上之人乃始皇皇於祈禱
逮其無年則又皇皇於賑恤亦已晚矣臣愚欲乞播告
外臺遴選官吏徧行根括其蕪沒不治或爲大姓所雄
據者極力疏導俾還其初至於陂澤未成而可經營沾
溉者亦必廣爲濬鑿以濟焦稿毋苛擾毋具文脫遇歲
旱民有倚賴縱不能轉歉爲豐而利澤亦過半矣。

理宗寶慶三年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淳祐二年宋
政程伯大命知縣黃恪截流駢木復修築營田陂長溪
一縣皆藉其水之灌溉。六年制帥顏頤仲浚定海西
市抵鄞桃花渡邊六十里故河盡復廣五丈深一丈二
尺灌溉田疇民蒙其利名曰顏公渠。寧德縣民以縣
東山高水急請於部作堤約水灌田縣令李澤民躬率
僚佐鳩工築之凡百丈週圍九百七十五步繇是田無
旱潦之虞邑人德之號曰李公隄。
按貴與考中水利事在宋者多未詳紹興以後益略焉
余故採其爲民利者續著於左

遼

道宗清寧十年二月禁南京決水種稷稻 大安四年四月禁挾私引水犯田

金

世宗大定時盧庸為定平縣令修築舊堰引涇水溉田民獲其利

章宗明昌五年閏十月言事者謂郡縣以溉田詔下州縣既而八路提刑司

可溉惟中都路言安肅定頓二縣

畝詔命行之 六年十月定命

田及百頃以上者陸本等

增三十頃以上賞銀絹

止從陸田

管屯田能

有能興水利

田四千餘

者皆言不

百可開渠引

承安二年勅放白蓮潭東隄水與百姓溉田三年又命

勿毀高粱河閘從民灌溉 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按

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

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

水則掘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

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轉運司因出計點就令審

察若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為

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

宣宗貞祐三年三月諭尚書省歲旱議弛諸處碾磴以其

水溉民田 四年八月程淵言碭山諸縣陂湖水至則

畦為稻田水退種麥所收倍於陸地宜募人佃之官取

三之一歲可得十萬石詔從之 興定五年五月南陽
令李國瑞創開水田四百餘頃詔陞職二等仍錄其最
狀徧諭諸道是冬議興水田省奏漢召信臣於南陽灌
溉三萬頃魏賈逵堰汝水爲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謂
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淮潁大治諸陂于
潁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
所開水田之地收穫多於陸地數倍勅令分治戶部按
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租止移陸田不復添徵
仍以官賞激之陝西除三白渠設官外亦宜視例施行
元光元年正月遣戶部郎中楊大有等詣京東西南
三路開水田

元

太宗七年八月劉冲祿言盧溝河元破牙梳口若不修堤
固護恐不時漲水衝壞或貪利之人盜決溉灌請令禁
之即命劉冲祿主領毋致衝塌盜決犯者以違制論
京兆舊有三白渠自元伐金以來渠堰缺壞土地荒蕪
陝之人雖欲種蒔不獲水利賦稅不足軍興乏用太宗
之十二年梁泰奏請差撥人戶牛具一切種蒔等物修
成渠堰比之旱地其收數倍所得糧米可以供軍太宗
准奏就令梁泰佩元降金牌充宣差規措三白渠使郭
時中副之直隸朝廷置司於雲陽縣

世祖中統元年懷孟路歲旱總管譚澄令民鑿塘造渠引

沁水以溉田 三年郭守敬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
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
六萬緡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
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
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四磁相東北滏
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洛州永年下雞澤合
入澧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
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涉縣北合
入御河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
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
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事上輒曰當務若

此人真不爲素餐矣 八月中書省臣忽魯不花等奏
廣濟渠司言沁水渠成今以驗工分水恐久遠權豪侵
奪乃下詔依本司所定水分已後諸人毋得侵奪 至
元元年張文謙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家
其利 二年郭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
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
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
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故迹使水得通
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當於金
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
八之患 三年鄭鼎遷平陽路總管導汾水溉民田千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五
餘頃 趙志除長葛縣邑地卑濕累歲不登志相其宜
使爲水田旱則決澗水灌之民獲其利 九年耶律伯
堅爲清苑縣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以爲磴民
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
餘月乃得堰水置磴仍以其事聞於省部著爲定制
十年張立道爲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其地有昆明池
介碧鷄金馬之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
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
萬餘頃皆爲良田 十四年導任河復民田千餘頃
十五年導肥河入于鄴淤陂盡爲良田 十八年二月
發肅州等處軍民鑿渠溉田 二十五年正月詔中興

西京無得沮壞河渠 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
興舉水利因建言䟽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是
年五月詔以浙西大水冒田爲災令富豪募佃人䟽決
水道 王昌齡守衛輝路清水出輝縣山陽鎮以入衛
河昌齡因度原隰創濬溝澮溉田數百餘頃

成宗時臣寮奏太湖澱山湖昨嘗奏過先帝差倩民夫三
十萬䟽掘已畢今諸河日受兩潮漸至沙漲若不依舊
宋例令軍屯守必致坐隳成功澱山湖圍田賦糧二萬
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都水防
田使司職掌收捕海賊修治河渠圍田有旨從之 元
貞五年浙西積雨泛溢大傷民田詔役民夫二千人䟽

導河道 大德八年夏五月中書省臣言吳江淞江爲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餘里况海運亦由是而出宜于租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從之 九年温州判皮元重建陰均斗門初金舟東西四鄉之水赴於陰均樂清邑令汪季良建斗門制之後圯壞河流有洩無蓄海潮大時澎湃衝突逕入河皆爲田害故歲多歉而民貧至是皮元奮然致書報恩寺講師緣募物料先築上下堰決水更板閘二十四層而上三十六源皆得蓄洩之宜溉田四十餘萬畝民爲碑以頌之 烏古孫澤在雷州教民浚故河築大堤捍三溪豬爲斗門七爲渠二十有四得良田數千頃旁海廣瀉並爲膏土民歌曰瀉鹵爲田兮孫公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秔稻自今有歲兮無旱無澇

仁宗延祐三年建陽興賢里人陳宗寶建陂溉田八頃有奇因名陳陂

英宗至治二年崇安令劉亢祖以陳灣陂暴流橫潰乃相水所出之地壘石爲閘因旱潦而啟閉民賴其利

文宗天曆三年三月懷慶路同知阿合馬言天久亢旱夏麥枯槁秋穀種不入土民匱於食近因訪問耆老咸稱丹水澆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有泄水亦可溉田中統間嘗開此渠溉濟源河內河陽溫武陟五縣民田三千餘頃二十餘年後因豪家截河起堰立碾磴壅遏

水勢又經霖雨渠口淤塞堤堰頽圯今分水渠口及舊渠口俱有可考若蒙依前浚治多方區畫遇旱視水緩急撤牐通流驗工分水以灌溉若霖雨泛漲閉牐退還正流禁治不得截水置碾磨栽種稻田如此則澇旱有備民樂趨利乞相視施行

順帝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募民屯種脫脫從之先於大都開田以試前後所費凡十數萬錠及開西山水門灌田山水迅暴幾壞都城遂止按周禮地官之屬所載豬防溝遂之法詳矣故其利甚鉅厥後井田之制壞而水利之說興顧其患亦有不可勝言者夫潤下水之性也而欲爲之防以殺其怒遏其衝不亦難哉惟因其勢而導之可蓄則儲以備其曠可洩則瀉以防其潦斯水之患息而利無窮矣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河渠司以興水利理河堤爲務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未嘗無其人余故脩著于篇以見一代之事功云

皇明

太祖洪武八年十月濬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二十四年北平布政司參議周倬言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東南至直沽海口每霖雨時降水澇泛漲橋梁頽圯修築勞民

其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改爲浮梁於白河之上以便經行疏奏 命廷臣議行之

成祖永樂元年四月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諸郡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年水患屢 勅有司督治迄無成績故有是 命 六月 上以久雨謂戶部侍郎

古朴曰蘇松嘉湖四郡水必泛溢宜速遣人視之遂

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八月初 上以蘇松水患爲憂遣僉都御史俞士吉

齎水利集 賜原吉使講究極治之法至是原吉上奏

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參考輿論頗得其梗槩

蓋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

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實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澹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功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

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
卽疏濬旁有范家渙至黃浦口澹浦口可徑達海宜濬
令深濶上接大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皆禹貢三江入
海之跡候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
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
爲便 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濬 是冬 命工部尚
書黃福罷遣濬河民夫 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
夏秋二稅但擇其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
淤塞發其丁壯濬治適時暄暖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早
風亘寒 上召福等謂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
且遽寒其各 賜鈔二錠遣歸未畀之工今京衛軍士

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於東南而東江以微水乃北
折併於婁江而溢於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茅
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自大司空受 命治水拳
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茅海口漲沙爲梗似非人力之
可爲變而通之宜必有道惟是七鴉獨無他妨且當陽
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也但其間亦頗
爲村市居民所扼塞水性未遂余之有意於是也亦久
矣顧未有所儲不悉驅無食之民以就役 弘治九年
乃請於 上設導河夫於沿江旣又議收其直隨時募
工十年冬始以斯役詢於通判陳暉常熟知縣楊子器
崑山知縣張鼎遂籍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二千三百

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丈有奇旬
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
閼如舊而深倍之下閼直塘兩涯市肆所侵其濶倍舊
决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益
洶湧郡人歡傳或有道余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蓋
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譴
怒不爲去楊則舊治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
於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成易也成之日陳以紀述爲
言余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書其槩如此云 袁生聚
曰吳水國也軍國之需仰給於東南而東南之要莫切
於水利寒泉君之八論殆有見乎 弘治八年吳大水

國計告乏工侍徐公貫奉 勅開濬白茅港水始有歸
繼之者則主政姚公文灝議築沙湖堤用治河卷埽法
而事協濟迄今賴焉五十餘年來水災屢見港浦堙塞
水始渚積泛濫議者云必開白茅港七鴉浦數支河而
災至稍可免然開濬之費浩繁殆難悅以使民乎至正
德初郡守林公廷楫具奏濬之 嘉靖初巡撫李公克
嗣奉 勅開府太倉又一濬今又將其期矣今歲之水
時屆沍寒不縮不涸歲歉已見意者開濬茲其時乎在
掌 國計者所當急講也因梓伍君之論附姚公之記
以見時政之急

世宗嘉靖中汪鉉奏興水利臣照得各處地方水旱相仍

五穀不登人民饑窘而陝西一省連年亢旱尤爲狼狽
兼以 祖宗所立鹽法廢革不行惟徇餘鹽之弊政盡
壞飛輓之良規以致各邊糧草缺乏人馬俱困撫臣往
往請給內帑至厯 聖慮屢遣大臣或督理賑濟或經
畫邊儲臣仰見 皇上軫念元元之心保固疆圉之計
固無所不用其極矣但天下之事圖之必於其要而治
之貴得其本遵復 祖宗鹽法之舊使天下商人踴躍
趨赴各邊上納糧草不呼而集不輓而積此濟邊之至
要也與修水利使大小溪河川澗之水或潴而止或引
而分皆可以爲田疇灌溉之益此足民之大本也近時
監察御史周相聞人詮各極言 祖宗鹽法之利不

不興最爲詳悉臣不敢贅言外謹以水利一事詳爲
皇上陳之在昔成周盛時田以井授一夫有遂十夫有
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無非爲水利計耳是
故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川舍水
以澮瀉水其詳於水也如此苟不盡力乎溝洫而徒責
效於雨仰救於天欲田之常稔胡可得耶自秦用商鞅
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隨以亡矣輔臣丘濬有云
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此確論也夫
秦雖廢溝洫而後人因川澤之勢興灌溉之利亦往往
有之如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爲渠用溉注填
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

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此其跡固在今可訪而行
之者也如蒙乞 勅陝西及延綏甘肅寧夏各巡撫都
御史各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各該掌印管糧管屯
等官務各躬親循行郊野相視地宜某川之水可導某
山之水可疏其導之也或為洫必因水勢之大小其疏
之也或為遂或為瀦必因地勢之高下或為防以止水
或為澮以瀉水或當為陂或當為堰考古人已行於昔
者而施之於今求古人已行於彼者而為之於此歲積
月累不責效於旦夕躬閱熟視不取信於簿書因時制
宜不膠執於一定夫如是則三年之後必有成效而民
之饑者可食困者可蘇矣抑不獨陝西然也魏史起為

鄴今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為史公決漳
水兮溉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糧李冰為蜀守壅江水
壩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
號為陸海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于穰縣南造鉗盧陂
用廣灌溉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
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宋臨津令
黃憇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
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工力今河北陂塘甚多引水灌田
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憇充判官於九河北
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於雄莫霸等州與堰六百里置
斗門引定水灌溉民賴其利凡此皆古人已行之迹載

之史冊可考而知者也今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南北直隸各間有水旱而順天河間真保定等府又有水如蒙 勅各該巡撫都御史務要一體訪求前項古人已行之迹着實舉行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官員一躬親履閱隨其便宜勇力興修毋阻於浮議毋泥於已見必使山川原野之間有溝以導水無壅遏之患有防以止水無決壞之憂有蓄以蓄水無散逸之虞如此則旱不能為災潦不能為虐而民可聊生矣仰惟朝廷設立撫臣其大要惟在於衛民生重民命扶顛持危禦災捍患故撫臣以撫名必如父母之撫其子而後可以稱其名也是故修水利以備旱潦此撫臣衛民

生重民命之大節舍此不圖乃至於請給 內帑請蠲賦稅豈撫臣之宜有哉臣又聞唐虞三代之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而春秋之世如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為列國之地當其時干戈倣擾一國之賦自足以供一國之用未嘗取給於他邦良以溝洫之制尚存故旱潦有備而國用自充耳夫今之山川即古之山川今之土地即古之土地今之民物即古之民物豈有古人可行而今人不可行者耶在天有適然不可期之數在我有卓然不可隳之備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撫臣之職盡矣

穆宗隆慶三年九月浙江撫臣谷中虛言浙江與蘇松之

水其源皆出天目諸山本自聯絡今巡鹽御史兼理蘇
松水利而不及浙江水利僉事能行于浙江不能行于
直隸非專官督理難責成功宜 勅巡鹽御史兼理浙
直水利在浙江督水利道在直隸督兵備道各隨宜修
濬以防水潦之虞工部請從其議報可 四年二月從
撫臣海瑞奏重濬南直隸之吳松江白茆塘瑞因請量
留各處贓罰銀漕糧二十萬石折銀濟工有 旨聽其
動支蘇松常及杭嘉湖贓罪銀餘不許 三月直隸巡
按御史張問明奏留蘇松常鎮四府罰贖銀一萬兩濟
開吳松江河工用兼賑饑民許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圩田

宋

孝宗淳熙中趙汝愚知福州州舊有湖溉民田數萬畝後
豪滑湮塞爲田遇旱則西北一帶高田無從得水遇澇
則東南一帶淪爲巨浸汝愚因請開濬悉復其舊
寧宗嘉定十七年臣寮言越之鑑湖溉田幾半會稽興化
之木蘭陂民田萬頃歲飲其澤今官豪侵占填淤益狹
宜戒有司每歲省視厚其儲蓄去其壅塞毋容侵占以
防灌溉皆次第行之 衛涇奏言國家承平之時京師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六

七

漕粟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為
畿甸尤所仰給歲獲豐穰霑及旁路蓋平疇沃壤綿亘
阡陌有江湖瀦泄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
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則
泄田水由江而入海惟瀦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
而皆高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因軍中侵奪瀕湖水蕩工
力易辦創置堤埂號為壩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
甚者瀦水之地尚多也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
迭出廣包強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
何而所在圍田則徧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
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自常情

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為甚急陂湖廣衍則瀦
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浚則通泄必快遇水不
至泛溢儻瀦水之地或至狹隘則容受必少旱即易涸
立見焦枯水源既壅而江流填淤則疏泄甚難水即易
盈蕩為巨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州縣監司所當
禁戢然圍田者無非形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凌駕
官府而在位者每重舉事而樂因循故上下相蒙恬不
知恠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既廣則增租亦
多其於邦計不為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
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滕岸
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絕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流獨

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逮至水溢則順流疏
決復以民田爲壑設若圍田僥倖一稔增租所入有幾
而當歲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爲荒土常賦所損可勝
計哉所謂增租既不繫省額州縣得以移用徒資貪黷
之吏耳此其輕重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後辦也矧惟祖
宗成憲諸潴水之地衆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買今
佃買者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寮累嘗
奏請朝廷非不施行臣姑疏其一二諸路如有承買潴
水地者悉與改正此 紹興二十八年指揮也凡係積
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
此 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詔兩浙漕臣及提舉常平

官并逐州守臣常切覺察如官民戶及寺觀圍築田畝
填塞水道具名以聞此 淳熙三年六月指揮也詔州
縣輒敢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買佃江湖草蕩許人戶
越訴重寘典憲仍委監司糾劾此又 淳熙三年八月
指揮也詔浙西諸郡一應官民戶田舊來圍田去處明
立標記給榜曉諭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此 淳熙
十一年八月指揮也其他條約未易悉數夫以陳說之
衆多立法之詳備是宜圍田之害悉絕而潴泄之利盡
復曩時之舊可也然歷年浸久陂湖之爲田者不止民
田之被害者滋甚其已圍者牽於姑息固不復論標記
之外增創圍裹者有之寺觀僧道尤無忌憚是豈果不

可禁戢哉吏治苟簡而法令不行之過也積習而不知變姦猾蒙 皇失業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臣伏見乾道間孝宗皇帝 旨 臣 曰聞浙西自有圍田卽有水患屢有人理會多爲權勢所梗已而令漕臣王炎相視有張子蓋圍田九千餘畝湮塞水勢立命開掘仍戒飭不得再犯 淳熙中因姚述堯言寺僧請佃明州定海縣鳳浦沈窖兩湖八百畝可溉田二萬六千餘畝卽令仍廢爲湖英斷如此孰不悚懼如以臣言爲然乞賜睿旨行下戶部檢坐條法及累降指揮申嚴約束斷自今以後凡陂湖草蕩並不許官民戶及寺觀請佃圍裹如輒敢干求陳訴者具名聞奏寘之於罪本路監司州縣常

切遵守或有違戾委御史臺彈治此亦固根本之一說也 臣又照得圍田止以妨民水利抑又有可慮者凡圍田去處多在荒僻之鄉必立莊舍佃戶聚居旣繁廣行包占又欲侵奪近側民產多蓄無賴惡少及刑餘罪人號爲佃戶實是姦民幸遇豐年粗得無事歲收稍不能給數十爲群江湖商賈村野居民卽被剽掠甚至殺傷間或敗露在官具有案牘可考竊恐饑荒之歲遂爲淵藪若行禁戢姦民無所聚集亦潛消盜賊之一策理宗寶慶元年以右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除嘉泰間已開浙西圍田租錢蓋稅額尚存迫民白納故也 紹定二年詔令浙西提舉司下所部州縣將修復圍田減納苗

米毋收斛面 端平二年詔令浙西臨安平江嘉興鎮江常州安吉守臣將未修復圍田許官戶民承佃經理寶祐元年史館校勘黃國面對圍田自淳熙十一年識石者當存之復圍者合權其利害輕重而爲之存毀其租或歸總所或隸安邊所或分隸諸郡上曰安邊所田近已撥歸本所國又奏自丁未以來創圍之田始因殿司獻草蕩任事者欲因以爲功凡旱乾處悉圍之利少害多宜開掘以通水道上然之

府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大以爲利 時知安慶黃幹代撫州守上奏曰國家頻年以來常苦旱暵是

雖天時之適然而亦人事不修之過也人事旣盡則雖天災流行亦有不得而勝者陂塘之利所以灌注田畝漢世良吏徃徃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于今稱之使爲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江西之田瘠而多涸非藉陂塘井堰之利則徃徃皆爲曠地比年以來饑旱薦臻大抵皆陂塘不修之故若申嚴舊法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先於每鄉籍記陂塘之廣狹深淺方水泉涸縮之時農事空閒之際責都保聚民浚深其下而培築其上積水旣多則雖有旱暵而未始枯竭巡行臺察課其勤惰而爲之賞罰其始雖若勞而其終乃所以利民如此則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六 五 四百〇九
天災不能爲害豐登可以常保而不至於上勤朝廷賑恤之勞矣

景定三年松溪縣人朱儀孫以柯屯之田高仰謀於同鄉夙儀之鑿山爲圩通胡坑之水溉田十頃餘鄉人德之因名夙公圩

度宗咸淳十年以江東水傷除九年圩田租減四分熙寧中修治桃枝河河在僞閩時勢家私相轉鬻爲田咸平間民訟之敕復爲湖至是時有侵耕之者知縣蕭竑因括湖塘陂堰簿而圖之擇至領立經界培堤岸碑於湖之旁瀦乾溪水溉田二十九頃

元

至順三年燕鐵木兒言平江松江澱山湖圩田方五百頃有奇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其總佃者死頗爲人占耕今臣願增糧爲萬石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從之世祖時董文選出鎮浙西浙多湖泊廣蓄洩以備水旱率爲豪民占以種藝水無所居積數有水旱文選力開復之至元末參政暗都刺奏請疏治練湖初豪勢之家於湖中築堤圍田耕種侵占旣廣不足受水遂至泛溢至是暗都刺奏請依宋例委人提調疏治其侵占者驗畝加賦

成宗大德元年徹里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時江浙稅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什六七而其地極

下水鍾為震澤東注由吳淞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為田由是浸淫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

英宗至治三年委嘉興湖州二路官體究通海故道并豪勢占妨水利初浙西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為吳淞

江東滙澱山湖以入海而潮汐來往逆湧濁沙上湮河口是以宋時設置撩洗軍人專掌修治元既平宋軍士

罷散有司不以為務勢豪租占為蕩為田州縣不得其人輒行許准以致湮塞不通公私俱失其利

方以為言就委嘉興路治中高朝列湖州路一將仕同本處正官體究舊會疏濬通海故道及新

礙水處所商度開滌其豪勢租占蕩田妨水利者並除

闕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田圍行省以去歲水旱灾傷田禾不收物價踴貴百姓艱食雖曰天灾流行亦因

人力不至即今春首農作將興各處田圍高下不等合修陂塘圍岸溝渠曉諭農家須要依法修置遇旱車水

澆救遇潦洩水通流會集行都水監官李都水講究得修浚之際田主出糧佃戶出力係官圍田若無總佃貧

窮無力不能修浚者量其所須官為借貸收成日抵數還官事有成效勸農官擬陞賞聞奏失悞者治罪其拋

荒積水田土多因租額太重無人承佃勸諭當鄉富上人戶自備工本修築塍圍聽令本戶佃種為主拋荒官

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次唯半而三甫全積荒則三年後第依民田輸稅諸人不得爭奪及照到前庸田司五等圍岸體式以水爲平平者爲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爲第二等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爲第三等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爲第四等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五尺五寸田高四尺爲第五等止添備水高三尺底闊六尺面闊三尺若山水原落圍岸迫近諸湖去處自願增者聽

皇明

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嚴諸洪閘制度於各處復命

工部設立管河郎中一員洪閘要處設主事一員皆屬於總理河道侍郎從王休之請也二十四年正月築浙東海堤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按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者便之

成祖永樂元年四月設溧水縣廣通鎮閘壩置閘官一員直隸河州吏目張良興言州麻澧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歲間有耕者輒爲水滄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滄從之

宣宗宣德四年五月福建福清縣民奏縣之光賢里官民
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壞田荒永樂
中縣民嘗奏請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
未嘗興築民不得耕 上命工部責有司修築因 諭
尚書吳中曰陂池堤堰民賴其利外無賢守令舉其政
爾宜申飭郡縣務及時修濬慢令者罪之 七年五月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叅政楊善
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
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暨崑崙山澗陡絕人力艱
難開城縣舊有路經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
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
為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
司覆實至是皆以為宜 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
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一十人俱隸迭烈孫
巡檢司 九年六月工部尚書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
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為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
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可
泄水勢 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景皇帝景泰七年四月沙灣堤成
憲宗成化七年閏九月 命工部右侍郎李顯往浙江祭
海神修江岸是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
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

民居田產皆為滄沒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 永樂年間浙江堤岸為潮水衝塌嘗遣齋香祝祭江神及 命大臣治水築堤以除害乞如永樂事例 上以命顯

孝宗弘治二年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按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南直浙江防海堤此三處一決而魚鱉其民信今日有司之當預圖者

嚴訥論水利圩圖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松為最蘇松介在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水而田即周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甚下濕岸則陡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茫茫起

矣而河流猶出其上舟行者蓋俯而窺也岸或咫尺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旱去水遠而水不及漑者則又終古為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高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為旱澇備而所為能蓄洩者以有圩岸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續枯槁而上以入於田河不龜拆田不乏漑歲苦澇則岸水出於河而岸障之雖勞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湮疏濬失宜恒雨注積而無從尾閭也水襄於岸寸許而膏腴汨為巨浸不能與下濕者論良瘠矣 廟堂深惟 國計軫念民瘼枚擇憲臣專董水政而閩之林 實來公承簡書之重躬櫬載之勤周爰咨諏尋源

決壅道積滌淤存漚

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

以為宣節之大計者既

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

為切務而修築焉卑令高

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培而

浮令杵而堅規畫既定先

有司而躬督察之東馳

不遑寧處自庚辰歲農隙

始事凡閱歲而次第告

力歲之勞也故老相傳說以

為正德庚午嘉靖辛酉

淫雨匝且漂沒無算今決旬

彌月而民幸不悉魚者

誰力耶先見之預圖而成勞

之陰賜也且圩岸之有無其利害彰彰也農民櫛沐蓐

藜罄室竭力於田而婦子懸命焉寧束手於一朝之患

號呼奔走其傍痛莫之救而獨不為先事之備余恠而

究其說矣每圩田畝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百計百

家之中有十不協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益也農雖

值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澇而轉徙者衆矣宜未暇為圩

岸計岸土取於田岸寬則田窄小民愚不察其損小而

利大也今令出於官何力不協遠近風行咸德上佚道

之使誰不子來誰復惜小况公誠意感孚一時司牧者

競矢公心勸相多方視民之私計者功相萬矣故圩岸

之利不難知難在公之悉民隱而為之任之也公績不

磨而有紹之者民其永賴哉

宋

沙田 蘆場

理宗嘉熙二年三月詔戶部及財用司應折帛沙田酒息

鹽袋租谷絲絹錢圍田沒官田米未催者悉行拘催歲終較其數而殿最之 紹定元年正月趙至道奏江淮州郡妄征蘆場沙產一例官租乞下憲司嚴戢從之

元

泰定帝泰定元年張珪上疏曰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爲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徵收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砂磧不可田畝之稅除之

文宗至順四年省檄宇文公諒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槩免科省臣從之 是時王

良檢校江浙行省有詣中書訟松江富民包隱湖田沙場爲糧鈔甚多宜立官府糾察追收之遣良驗視良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誑事就寢

皇明

武宗正德五年奏准差官丈量後軍都督府葦蕩果係界至內退灘地畝照依民田事例起科辦納子粒修造黃冊一本奏繳青冊二本本府部查攷不許一槩混占以致軍民失業

世宗嘉靖十五年 詔各處水場沙壓等項田地稅糧負累人戶賠納曾經具奏者撫按官查勘明白照例除豁谷衛所有釋放軍伍遺下屯糧負累官旗賠納者亦與

查勘除豁 又題准甘肅鎮體勘過水衝沙壓斷溝及
隔在境外甘州前後永昌涼州鎮番莊浪西寧古浪等
衛所實屯起科措辦邊儲田地共六百七十九頃六畝
一分六厘二毫該糧六千九百五十九石九斗七升四
合四勺六抄照例除豁以蘇民困或日後水退堪以耕
種仍舊召人陸續佃種以構軍儲 二十年題准陝西
查勘過朝邑縣地方潼關以西鳳翔以東黃河退灘堪
以耕種地二百九十一頃八十三畝六分令居民照舊
領種收入實徵冊內是年為始每畝起科三升夏秋中
半上納邊倉接濟軍餉

按沿江蘆課本部委主事一員提督清理景泰間奏准

應天等處歲辦蘆柴以十分為率減免四分三分折鈔
三分本色折鈔每束二貫五百文每鈔一萬貫折收銀
二十二兩五錢成化九年令應天等處歲辦本色蘆柴
以一半折銀每束二分俱送應天府官庫收貯支用年
終造冊具奏其納木柴者每百斤折銀四分弘治元年
奏准沿江一帶蘆洲除 欽賜欽撥并內外衙門舊額
及先年軍民人等開墾起科納銀曾經黃冊造定者照
依所撥納糧數目定立界至給與明文管業其餘有人
曾告承佃而舊額洲蕩坍塌者即將新佃柴課依數湊
補本處舊額見在或有新生別洲許令撥補附近坍塌
不敷之數其潛山太湖等湖不近大江原無蘆洲而有

柴額者准令每束折銀二分三年令蘆柴每連脚耗徵銀四分五年奏准九江安慶每畝好蘆地科銀三分二厘稀蘆地二分二厘池州好地三分五厘稀地二分五厘應天揚州太平鎮江廬州和州等府州好地四分稀地二分七厘各處每畝熟地三分五厘軍屯熟地并灘田灘地各三分低窪熟地二分五厘荻草地二分草塌一分五厘草蕩一分其起科納糧者免徵柴課有願徵糧不願納課者聽嘉靖二十七年奏准一應蘆洲除洪武永樂年間欽賜功臣僧道等處不動外其餘行巡江御史逐一查出委官丈量明白召民承佃度地定課收租銀十分之三各該附近府縣徵完係本部原額者照舊解部收貯支銷多餘銀兩盡行解送戶部以充邊用 總計應天府上元等五縣龍江等衛鎮江金壇等三縣太平繁昌等三縣揚州儀真等三縣安慶懷寧等六縣無爲州池州貴池等六縣和州九江湖口等三縣黃州黃梅等縣歲辦蘆課銀共二萬四千五百餘兩

三線太平梁昌華三線對水類真華三線支慶慶華華
田 蘇信蕪天祇土示華王線請公華南賦公金國華
與書類培水類支類冬繪題兩蓋不類我可培以文豈

續文獻通考卷之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黃河 宋遼金元

尚書禹貢曰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 濟河惟兖州九河
既道浮于濟潔達于河 海岱及淮惟徐州浮于淮泗
達于河荆及衡陽惟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
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
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會于渭汭導河自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東過洛汭大伾
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入于海
商祖乙丙申年河圯于耿徙于邢 湯居亳去河為遠其

子孫乃徙于濱河之地如仲丁之遷豈河曾甲之遷相與曰耿曰邢皆屢遭河患勢有不得已也至于盤庚始歸于亳

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礫

漢文帝十二年河决酸棗東潰金堤大興東郡卒塞之堤

在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者

武帝建元三年河溢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徙頓丘夏復决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泛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食喻喻在河北河南决則無水患蚡陰沮之自是二十年不塞 六年春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又可溉田萬餘頃于是發

萬卒穿之三歲而通人以爲便 元封元年夏塞瓠子

决口帝封禪泰山還自臨瓠子口沉白馬玉璧令群臣負薪助役作宮其上名宣防宮仍道河北行河東穿龍首渠復禹舊蹟其後河决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深廣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加堤塞

元帝永光五年冬河决清河靈河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成帝建始元年夏河决東郡金堤凡灌四郡二十六縣先是清河郡都尉馬援議浚屯氏河不從至是果决杜欽薦王延世為河堤使者延世以竹絡長四丈大九圍盛小石兩船夾載下之而堤成改元河平 三年秋河復决平原入濟南千乘所壞半於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

之六月功就 鴻嘉四年秋河水溢害渤海清河信都
灌縣邑三十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李尋等奏言議者
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
水勢之所往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
之必有成功於是遂止不塞 綏和二年求能濬川疏
河者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其上者欲徙冀州
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入北海河西薄
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碁月自定如有敗壞城
郭田廬塚墓者則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此
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上策乃若多穿漕渠
于冀州地使民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亦救敗術
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堤多張水門又爲東方一堤北
行三百里入漳水其西因山足地高諸渠皆往往股引
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
河流通渠如此則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
興利除害支數百載故謂中策乃若繕完故堤增卑培
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最下策也 新莽三年河決魏
縣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塚墓害及
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不隄防

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修汴渠堤初平帝時河汴
決壞久而不修至是令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之自
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每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

迴注無復遺漏之患

汴渠堤即文帝時所壞金堤也

十三年夏四月

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故跡

後主延熙四年魏正始二年魏置淮南北漕渠

晉元帝建武元年秋河汾溢

隋文帝開皇四年六月作廣渠

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

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以達于

淮又開邗溝入江 四年春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

河北通承郡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役及婦人 六年

冬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

巡會稽也

唐中宗嗣聖十年周武長壽二年夏五月棣州河溢

玄宗開元十年河决博州 十四年河溢魏 十五年河

溢冀 二十二年置河口轉場

昭宗乾寧二年夏四月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决爲二河

夾城而東爲害滋甚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秋七月發兵塞决河先是梁所决河

連年爲濮患至是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

復壞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十月河决鄆州 四年河决博州

六年决滑州

晉王重貴開運元年滑州河决浸注曹單濮鄆之境詔發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七

四

六

數道丁夫塞之 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
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後漢隱帝乾祐元年五月河決魚池魚池有二一在西安
府秦皇陵東五里以其造陵取土水積成池一在重慶
府東南二百五十里流合岷江嘗有神龍遊此世傳爲
巴子魚池未知孰是 三年河決鄭州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河決鄭滑遣使修塞 二年遣王浚
行視決河八月決口塞

仁宗顯德元年遣使分塞決河十一月河堤成初自楊劉
至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環古堤而出灌齊棣淄諸
州至是遣李穀塞之堤成 五年浚汴口導河流達于

淮春三月汴渠成于是江淮舟楫始通汴口導河達淮
卽歸德至泗州河

宋太祖乾德三年秋河決陽武及孟梁鄆澶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塞靈河大堤初河決滑臺壞靈河大堤詔
韓重斌治之踰年春堤成 開寶四年河決澶淵 五
年決陽武濮陽上焚香籲天遣團練使曹翰督兵五萬
塞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河決溫萊頓丘明年遣使分治之
七年河決清河將陷鄆城詔劉吉馳治 八年五月決
滑州之韓村汎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
塞之弗就乃遣張齊賢以太牢加璧祭白馬津 淳化

四年鑿迎陽渠時河決梁瀆請于迎陽鑿渠導水入黎陽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真宗咸平三年河決王陵埽浮鉅野入淮凌逼鄆城 景

德元年河決壠埽 二年決王八埽 大中祥符元年

尉氏縣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 四年河決通利軍

五年決棣州李家灣壅城十里高屋丈餘明年徙棣

州于陽信 七年決大吳埽 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泛

澶曹鄆 五年水嚙滑城西北知

州陳堯佐築堤立埽並河開支水怒少解

按當時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

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

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水泮而積

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

菜花水四月龍麥結秀擢莖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

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水

堅脫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礫腥併

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礫山水七月菽豈方秀謂

之豆華水八月菱薏花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

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

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感凌水水信有

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礪橫注

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

流激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隕謂之掄捲水
 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
 中忽曲直橫射謂之徑窳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
 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攤湍怒畧停勢稍泊起行舟值
 之多溺謂之篤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
 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
 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築塞之物稍芟薪柴捷
 檝竹石芟索竹索十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
 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
 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辦竹
 糾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丈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

平之所為埽場埽之所密布芟索鋪稍稍芟相重壓之
 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
 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
 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
 于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檝梟閔之復以長木貫
 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維之遇河之橫則復增之
 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
 頭鋸牙木岸者皆以慮水勢護堤焉

仁宗天聖元年詔塞滑州決河 五年濬魚池減水河
 景祐元年橫壠埽決 慶曆八年商胡埽決 皇祐二
 年河決館陶 至和二年穿六塔渠時殿中丞李仲昌

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壠故道以披其勢富
弼是其策乃詔發三十萬丁修之以回河道而以李仲
昌提舉河渠歐陽修奏稱黃河棄地自古難復請就下
流浚下海路三上疏極言不可帝不聽 嘉祐元年河
決六塔蓋因仲昌等塞商胡北河入六塔不能容之故
乃流仲昌英州 五年春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後
奉者都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
分河流入金赤河以舒決溢之患從之期月而
成又并五股河浚之

英宗治平元年浚二股四股河以救恩冀

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決恩冀瀛州 二年浚二股河以

導東流蓋司馬光請用宋昌程昉之議也韓琦以為不
可惟光力主之七月二股河通大河東流而商胡河北
流稍塞蓋東流者自滑恩經德滄入海之路北流者商
胡河乾寧入海之路 四年春浚漳河亦宋昌程昉之
議也王安石主之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文彥博以
為不可會京東河北風變帝手詔停役而安石格詔不
下 六年冬開直河時河北流已閉水或橫決散漫都
水丞王令圖議于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
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乃令范子淵主其事
開直河深八尺 九年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增漲
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之

曹村埽北流截斷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灤分爲
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
十五而濮徐鄆齊尤甚逾年決口塞改曹村埽曰靈平
蓋文彥博之議也 元豐二年七月范子淵言固護黃
河岸畢功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 三
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
速修閉初河決澶州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
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
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
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
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

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浚之議望召民先
同河北漕臣一員浚衛州王供埽訖于海口從之 四
年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都水監丞李立之言河流自
乾寧軍至磔地口入海宜自大名至瀛州分立東西堤
五十九埽詔從之分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爲第一
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河離堤一里內爲第三退背亦
三等堤去河最遠爲第一次遠爲第二次近一里以上
爲第三初立之在熙寧初已至立堤今竟如其言大抵
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
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亦欲思順水性聽其北
流惟王安石力主東流程昉范子淵尤以河事自任糜

費財用竟無成功 八年冬議回河東流時河決大名
之小張口河北諸郡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請濬迎陽
舊河直約孫邨使復故道范子奇亦請于大吳埽北岸
修進鋸牙擬約河勢而回河東流之議起矣

哲宗元祐元年議開減水河初王令圖請濬迎陽舊河范
子奇請于大吳約河至是遣令圖與張問行河問至滑
州度迎陽二吳水勢低下舊河淤抑故道難復請開直
河簽河于南樂大名埽中引水入孫邨口以解北京菑
令圖亦以爲然而減水河之議復起矣時留守韓絳以
爲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視 二年安燾呂大防文彥
博力主東流之議謂大河東流爲中國險阻自大吳沒

後由界河入海渾濁淤澱久必北走是失中國之險爲
契丹之利也蘇轍范純仁胡宗愈王存非皆曰東流本
人力開窵北河乃大河正派相較奚啻數倍其後東流
之說竟止 四年置修河司時李偉力主東流也 五
年詔開減水河因李偉言尋以旱罷蘇轍自契丹還極
言其歎罔乃竄之 七年十月大河東徙賜吳安持三
品服復用李偉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斷
截吳安持等三十人降責有差以力主東流議也 三
年河決蘇邨

徽宗建中靖國四年修蘇邨堤 八月修陽武副堤 大
觀元年修直河于陽武上埽以分減水勢 三年秋詔

沈純誠開兔源渠分廣武埽水勢 政和四年十一月
旱都水使者孟昌齡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
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至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
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不
過十里其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
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爲馬頭又有中渾正如
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
合于下流因是三山爲址以繫浮橋省費數十百倍可
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 五年八月都水監
言大河已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爲患乞
移軍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仰從之 十月中

書省言冀州棗強埽決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
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棗強上埽決
口其費不貲無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
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
之患今宜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爲始增補舊堤接
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 六年四月高陽關路安
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 十月蔡
京等言冀州黃河清乞拜表稱賀 七年五月臣寮言
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
歲久堤岸怯薄一失隄防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
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

有司貼築固護從之 六月都水使者孟楊欲措置開
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從之 重和元年三月詔
滑州濬州人馬年堤全藉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種植
以壯地勢 五月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春以來河勢
湍猛侵噬民田迫近城邑止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
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雨廣武埽危急詔內侍
王仍相度措置 宣和元年九月蔡京等言南丞管下
三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
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詔送秘書監 十
二月開修兔源河并直河工畢降詔獎諭 二年九月
王黼言孟昌齡計議河事未易禦逼近降詔旨自成直
河一道寸金潭下水既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
史館詔率百官表賀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 十
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刑罰有
差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孟
景齡延康殿大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
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隄防之功多張梢椿之
數竭民聚斂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之與王且大河浮
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
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
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所辟富商大賈身不在公遙分

爵賞每興一役乾沒無數省部御史莫能鈎考陛下不
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賊以正典
刑詔並落職昌齡與中大夫楊揆與中奉大夫 三月
京西轉運使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
千緣連年不稔群盜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
八千人

金克宋後兩河悉昇劉豫豫亾河悉入金境金人設官置
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
河北埽設散巡河官一員雄武滎澤原武陽武延津五
埽則兼汴河事設黃汴都巡河官一員于河陰以蒞之
懷津孟津孟州及城北之四埽則兼沁水事設黃沁都

巡河官一員于懷州以臨之崇福上下衛南淇上四埽
屬衛南都河官則居新鄉武城白馬晝城教城四埽屬
濟滑都巡河官則處教城曹甸都巡河則總東明西佳
孟華浚城四埽曹濟都巡河官則司定陶濟北寒山金
山四埽者也故都巡河官凡六員後又特設崇樞上下
埽都巡河官兼石橋使凡巡河官皆水監廉舉總統埽
兵萬二千人歲薪百一十一萬三千餘束草百八十三
萬七百餘束椿杙之木不與此備河之恒制也

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
州之境明年正月遣都水監梁肅視之河南統軍使宗
叙言塞之難成功且將復決又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

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爲邊患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爲一如遇漲溢南决則害于南京北决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築堤以防决溢爲便從之 十年四月上謂叅政宗叙曰卿爲河南統軍時言黄河堤埽利害甚合朕心朕每念百姓差調官吏互爲奸弊不早計料臨時星火率斂所費倍蓰爲害匪細卿旣參朝政皆當擇利革弊行之 十一年河决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害

十二年正月尚書省奏檢視官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堤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詔遣

張九思紇石烈邈監護工作 十三年三月以尚書省

請修孟津滎澤崇福埽堤以備水患乃命雄武以下八埽並以類從事 十七年七月大雨河决白溝 十二

月尚書省修築河堤日役夫一萬一千五百以六十日畢工詔以十八年二月一日發六里內軍夫并取職官人力之半餘聽發民夫以尚書工部郎中張大節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蘇董役 十九年九月專設京埽巡河官一員 二十年河决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瀰漫至歸德府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二岸增築堤以捍湍怒計工一百七十九萬六千餘日役夫二萬四千餘期以七十日畢工遂于歸德府剏設巡河官一員埽兵

二百人 二十一年十月以河移故道命增築堤以備

二十六年八月河決衛州堤壞其城遣官巡視者專

以網魚取官物爲事旣而河勢泛及大名于是別遣戶

部尚書劉璋行戶部事從宜規畫又遣戶部侍郎王寂

都水少監王汝嘉徙衛州胙城縣 十月諭宰臣曰聞

宋時河防一步置一人可添設河防軍數 二十七年

二月御史臺言自來沿河州縣官坐視管內河防缺壞

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皆與名銜管勾

河防事如任內措畫有方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

疎虞臨時聞奏以議賞罰從之仍命將泛之時令工部

官一員沿河檢視于是以南京府及所屬延津封丘祥

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及所屬宋城寧陵

虞城河南府及孟津河中府及河東懷州河內武陟同

州朝邑衛州汲新鄉獲嘉徐州彭城蕭孟州河陽温鄭

州湖陰滎澤原武汜水濬州衛陝州閩鄉湖城靈寶曹

州濟陰滑州白馬睢州襄邑滕州沛單州單父解州平

陸開州濮陽濟州嘉祥金鄉鄆城四府十六州之長貳

皆提舉河防事其四十二縣之令佐皆管勾河防事

時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康元弼往相視

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爲害請命於朝徙之卒改

築於北原曹人賴焉 二十八年議遷衛州治以避河

害旣而以民不樂遷止敕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備者

皆重抵以罪 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
十二月工部言營築河堤用工六百八萬餘就用埽
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工當用民夫遂命去役所五
百里州府差顧于不差夫之地均徵顧錢驗物力科之
每工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錢五十文米升半仍命彰化
軍節度使內族裔都水少監大齡壽提控五百人往來
彈壓先是河南省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蓋
以河防差役煩重故也竊惟禦水患者不過堤埽若土
工從實計料薪藁樁杙以時徵斂亦復何難今春築堤
都水監初料取土甚近及其興工乃遠數倍人夫懼不
及程貴價買土一隊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初料薪藁

十八萬餘束既而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必用之物
農隙均科則易輸納自今堤埽興工乞令本監以實計
度量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稅或令和買于冬月分爲
三限輸納爲便詔尚書省詳議以聞 劉瑋爲戶部尚
書時河決于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瑋兼工部尚
書徃塞之或謂天災流行非人力可禦惟當徙民以避
其衝瑋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旺今河決者土不勝
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
瑋齋戒禱於河工役齊舉河乃復故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尚書省奏自今凡興工役先量負土
遠近增築高卑定功立限榜諭使人先知無令增加力

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委都水監于八月以前先拘籍舊貯物外實闕之數及次年春工多少移報轉運司計置于冬三月分限輸納如水勢不常夏秋暴漲危急則用相鄰埽分防備之物不足則復于所近州縣和買然後慮人戶道塗泥淖艱于運納止依稅内科折他物更爲增價當官支付違者並論如律仍令所屬提刑司正官一員馳驛監視體究如此則役作有程而河不失備制可 四年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等言大河南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通足泄其勢及長堤以北恐亦有可以歸納排滄之處乞委官視之濟北埽以北宜創起月堤臣等以爲宜從所言其本監官皆

以請練河防故注以是職當使從汝嘉等同往相視庶免異議如大南北必不能開挑歸納其月堤宜依所料興修從之 十二月勅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黃河堤及令大名府差正千戶一員部甲軍二百人彈壓勾當 五年正月尚書省都水監丞田櫟同本監講議黃河利害嘗以狀上言前代每遇古堤南决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三二分而已今河水趨北嚙長堤而流者十餘處而堤外率多積水恐難依元料增修長堤與劄築月堤也可于北岸牆村决河入梁山灤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堤歲

久不完當立年限增築大堤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今議先于所犯城市村落又擬于北岸牆村疏决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兩岸素有小堤不完尚書省謂以黃河之水勢若干牆村决注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必被淪溺設使修築壞堤而又吞納不盡功役至重虛困山東之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是年河侵武城堤明年鑿新河創石岸

元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河决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揚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處發

丁夫二十萬塞之 二十五年决汴梁命宣慰司督治之 二十七年九月御河决高唐 十一月河决祥符縣太康通許陳隸二州大被其患

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蘭州黃河清上下三百餘里清凡三日 大德元年秋七月河决杞縣蒲口先自河决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决乃命河北河南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策文言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定論也今自留抵雅東西百有餘里大槩南高于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

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灘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此亦一時救患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當塞復從之後竟如文言

按丘文莊公言河爲中原大害自古治之未有能得上策者蓋河自星宿海發源東入中國踰萬里九九折焉合華夷之水千流萬派以趨于海其源之來也遠矣其水之積也衆矣夫以萬川而歸于一壑所來之路孔多所收之門束隘而欲其不泛溢難矣况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爲衝決而移徙不常自漢唐以來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時未

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經久之長計然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束隘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民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暫時休息矣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邢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浙口首事凡築堤九十二所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浸歸德府數郡百姓被害差官修築計料合修七堤二

十五牖共長三萬九千九十二步總用葦四十萬四千
木徑尺椿二萬四千七百二十株役夫七千九百二人
八年春正月自滎澤至睢州築河防十有八所給其
夫鈔八十萬 十年正月築河防役河南民十萬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三年河北河
道廉訪使言大抵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緩觀之不足
爲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踈薄無帶
沙滷又失導洩之方奔潰決溢可翹足而待近歲毫潁
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于規畫使陂澤悉爲
陸地東至杞縣三义口播河爲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
往歲歸德太康通許相次湮塞南北二义遂使三河之

水合而爲一下流旣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由是觀之
是自奪分洩之利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度今水勢
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爲遠
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爲今之計莫若
于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
任量存員數頻爲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堙者
堙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旣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
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修治以勞民者烏可同日而語
哉都水監不從其議工部議黃河爲害難同餘水欲爲
經遠之計非用通知古今水利之人專任其事終無補
益河南憲司所言詳悉今都水監別無他見止依舊例

議擬未當如量設官精選廉幹奉公深知地形水勢者專任河防之職往來巡視以時疏塞庶可除害省准令都水分監官專治河防任滿交代

仁宗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漂民田廬 延祐元年河南等處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使同相視可以疏闢堤障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村計會月堤一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堤堰所擬不一宜委所在各官親歷按驗從長計議由是委諸官延河相視開封縣小

黃村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蔽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他處連年潰決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嘗聞大河自陽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為閉塞正及農忙科椿稍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紀其弊多端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于常年以小黃口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為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為拯救柰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鄰患決上流南岸則

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全當以小
就大如免陳村差稅賑其饑民陳留通許太康縣被災
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村河口仍舊通流外據築
堤并障水堤閉河口別難擬議於是允汴梁所轄州
堤或已疏通及當補築者條列具備 五年正月

河

南道廉訪副使吳屯言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

口

南流莫能禦遏陳潁濱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

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倘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
禦防方今農隙宜亟講究使水歸故道達于江淮于是
大司農司下都水監移文汴梁分監修治自六年二月
十一日興工至三月九日畢工總計北至槐疙疸兩舊

堤南至密務汴堤通長二十里二百四十二步初修護
城堤一道長七千四百四十三步下地修堤下廣十六
步上廣四步高一丈六十尺爲一工堤東二十步外取
土內河溝七處淺深高下闊狹不一計工二十五萬三
千六百八十用夫八千四百五十三除風雨妨工三十
日堤內流水河溝南北闊二十步水深五尺河內修堤
底闊二十四步上廣八步高一丈五尺積十二萬尺取
土稍遠四十尺爲一工計三萬工用夫百人每步用大
椿二計四十各長一丈二尺徑四寸每步雜草千束計
二萬每步簽椿四計八十各長八尺徑三寸水手二十
木匠二大船二艘梯鑊一副繩索不計 七年七月汴

梁路言滎澤縣六月十一日河決塔海莊東堤十步餘
橫堤兩重又缺數處二十三日夜開封府蘇村及七里
寺復決二處本省平章站馬赤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
并工修築於至治元年正月興工修堤岸四十六處計
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四工凡用夫三萬一千
四百一十三人

泰定帝二年五月河決汴梁 三年河決陽武漂民居萬
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堤發丁夫六萬四千
人築之

文宗至順元年五月河決大名 曹州濟陰縣河防官本
縣尹郝承務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堤將決不

可修築以此差募民夫勅修護水月堤東西長二百九
步下闊六步高一丈又緣水勢漸湧復于近北築月堤
東西長千餘步下廣九步其功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
泛溢新舊二堤一時咸決明日外堤復壞急率民閉塞
而湍流迅猛有蛇時出沒于中所下椿土一掃無遺又
舊堤歲久多有缺壞差夫併工築成二十餘步其魏家
道口缺堤東西五百餘步深二丈餘外堤缺口東西長
四百餘步又磨子口護水堤低薄不足禦水東西長一
千五百步魏家道口率未易修先差夫補築磨子口七
月十六日興工二十八日工畢二十九日接視至辛馬
頭西舊堤缺壞東西長一百七十餘步計料堤外貼築

五步增高一丈二尺與舊堤等上廣二步于磨子口修堤夫內摘差三百二十人於是月二十三日入役至閏七月四日工畢 郝承務又言魏家道口埽垆等村缺破堤堰累下椿土衝洗不存若復閉築緣缺堤周回皆泥淖人不可居無取土之處又沛郡安樂等保去歲旱災今復水澇漂禾稼壞室廬民皆缺食難于差倩其不經水害村保民人先已徧差補築黃家橋磨子口諸處堤堰似難重役如候秋涼水退差夫修築庶蘇民力今衝破新舊堤七處共長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八步下廣十二步上廣四步高一丈二尺計用夫六千三百四十人椿九百九十葦箔一千三百二十草一萬六千五束

六十尺爲一工無風雨妨工度五十日可畢本縣準言至八月三十日差夫二千四百二十關請郝承務董役郝承務又言九月三日興工修築至十八日大風十九日雨二十四日復雨緣此辛馬頭孫家道口障水堤堰又壞計工倍于元數移文本縣添差二千人同築二十六日元與武城定陶二縣分築魏家道口八百二十步修完十月二日至辛馬頭孫家道口從實丈量元缺堤南北闊一百四十步內水地五十步深者至二丈淺者不下八九尺依元料用椿箔補築至七日完又於本處勅築月堤一道西北東南斜長一千六百二十七步內武城定陶分築一百五十步實築一千四百七十七

步外有元料堦頭魏家道口外堤未築卽欲興工緣冬寒土凍擬候來春併工修治官民兩便

順帝至元二年河決封丘 至正三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 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濟寧州軍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訪仍督大臣求治河方畧 四年正月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塞之是月又決汴梁 四月霖雨河溢又決金堤白茅曹

濟寧等處

五年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六年

河決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親賢遠佞以崇陽抑陰不聽 十一年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成遵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乃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徧閱史籍博采輿論以爲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甚于河者竟不聽 十四年四月詔修黃陵岡河防以

賈魯爲總治河防使發民十二萬軍二萬自黃陵岡南連白茅放于黃堨塔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王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黑廝以兵鎮之進魯秩二品授銀章令大小軍民官咸聽節制便宜興繕先是庚寅歲河南北童謠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至是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隻眼而汝潁之兵起十一月河防成以賈魯爲集賢大學士詔立河平碑

歐陽玄旣製碑文又爲之記其事曰治河一也有疏濬塞三者之異灑其流而導之曰疏去其淤因而深之曰濬抑其暴因而扼之曰塞而疏濬之別又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紆因其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不壅不涸河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隲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初築修築補築之異有刺水堤截河堤護岸堤縷水堤石船堤之等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嘗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堤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其

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
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關
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七尺已下停
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
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
白茅至劉村莊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
尺劉莊至埽埝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
步深五尺埽埝至黃埝墾生地八里面廣八步底廣九
步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埝至哈只口長五十一
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
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

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
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
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
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
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
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埽
埝缺口修堤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
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初築河口前第一重西堤南
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
椿樑實以上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堤前置龍
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

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堤并補兩端舊堤置椿堵
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
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
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堤者
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
第三重東後堤並接修舊堤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
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
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堤長三十六里
百三十六步其修大堤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
其西復作大堤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百三十步內舩
築岸山土堤西北起李八宅西堤東南至舊河岸長十
里百五十步巔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
河岸至入水堤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巔殺其六
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堤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
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
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縱鋪廣可
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
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蒜大絳長
二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
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
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
號于衆衆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

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四五爲腰索轉
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
猫大槩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
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
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壘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
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
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置埽
厚薄壘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
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
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于椿上東
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約長五
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
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
餘管心索如前懸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
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
以草土等物通修成堤又以龍尾大埽密掛于護堤大
椿分折水勢其堤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
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五步自巔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
截河大堤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
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堤西北起東西
故堤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巔廣六步趾倍之
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

土多寡厚薄隨宜修壘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
前兩埽法惟修疊埽臺增用白欄小石并埽上及前游
修埽堤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
大堤廣與刺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
大堤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巔至水面高丈
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
廣八十步其巔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
丈五尺通高七丈並築縷水橫堤一東起北截河大
堤西抵西刺水大堤又一堤東起中刺水大堤西抵西
刺水大堤迺長二里四十四步亦巔廣四步趾三之高
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劄岸土堤

東北起新補白茅故堤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
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堤蓋由是秋八月二
十九日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堤
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
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
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
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墮魯乃精思障
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
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為方舟又
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
猫于上流礮之水中又以竹絙截長七八百尺者繫兩

岸大槩上每緮或礮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
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
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
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
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楛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
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
號鼓鳴一時齊鑿湏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
故河水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欄長
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梁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
水基址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
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任勞無少間斷
船埽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
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
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堤船埽距北岸纔四五
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
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
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豕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
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爲難合魯進官吏工
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工龍口
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堤前通卷攔頭埽各一
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礮後攔
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礮前攔頭埽之前

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于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欄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堤之後自南岸復修一堤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堤四道成堤用農家場圃具曰輓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藎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春秋潦水冬夏凌渾不得肆力于岸此堤接北岸截河大堤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巔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巔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堤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

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自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堤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倍舊堤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堤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餘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

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
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
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
麥稽扶椿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
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
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
傭貲無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
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
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
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
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礎
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嘗知河事故其功
之所就如此 二十五年春河徙曹濮先是河決小流
口達于清河至是復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
被害而元運亦告終矣

縣書而示戰亦計然矣

口封于水河至最時其封自東門曹難不又濟平月習
之河掠收地 二十五年春河封曹難表景河火小崇
然縣封夾輔縣之古實之蓋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黃河

皇明

太祖洪武十四年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為
患有司以為言 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
力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二十四年六月河決原
武入淮 二十五年正月河決陽武 三十年八月河
決開封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
出衛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

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運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策亦是 命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候民力稍甦行之 九年三月濬河南黃河故道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困敝至是河決日甚 上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繪圖以進遂發河南民丁十萬 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 命宋禮兼董之 十年夏四月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 命臣相度措置臣嘗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傷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諭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秋成後爲之

英宗正統十二年秋七月河決張秋沙灣入海尋決滎澤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
入淮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十三年河徙開封西北滎
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 七月河又決滎
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
懷遠界入淮至於景泰七年始塞沙堤之缺而張秋運
道復完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漢武帝而
後則決於瓠子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
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於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
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
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
神宗熙寧始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瀆

於梁山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
入於海黃河入淮自茲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
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
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
於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
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
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
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畧然前代河決不過壞
民田廬而已 我朝河決則慮併妨漕運而關係 國
計故治河視前代爲尤急

孝宗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木集口經虞城縣

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 五月河決汴
 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四月河決原武議遷
 河南省城不果 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五年
 七月河決張秋 七年二月河復決張秋夏四月 命
 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
 決河先是大夏既受 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
 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
 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
 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
 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
 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

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 命興等
 協治之遂塞張秋堤更名安平鎮云時劉大夏等發丁
 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
 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
 于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
 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
 河南柘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
 十里始塞張秋堤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按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
 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非多
 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

患者數百年以大伾而下灑爲二渠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入於渤海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堤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於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瘳乎 宋濂又謂河流分而其勢自平此治河上策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備著于左學士張元禎與張憲副彙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爲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安

平之勢一則可以引資灌溉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爲九道而納之海理同勢同霍尚書韜議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於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舊河套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遶畿甸亦可壯京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聞沁水至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荆口及陽武上下相度

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輝稍撥附近糧船於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也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安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余又按金堤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嗚呼循金堤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賴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勢尤難行後世哲人有作破拘孿之見或有取於吾言爾矣

武宗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

成障水使之南趨秦溝冬沛縣水斷流是月以工部侍郎朱衡濬新渠尋嘉靖初盛應期所開故道自鎮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里

穆宗隆慶元年正月河決沛縣議者請修復運河古道乃勘議新集郭貫樓等處上源尚書朱衡言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工部覆請從之 八月工部右侍郎吳時來言今以馬家橋易淺沙河易淤薛河易衝爲患此患在委耳夫新河與青原山至近而東交以南費嶧鄒滕之水注焉以一堤而捍群流又當大山瀉下之勢與素號潴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殺之謀

系三屬通考 卷之八
四百六十一
宜豫也夏村迤邐數十里地勢居高必導水於薛河非
開支河引薛河上流以分其派及三河口鮎魚泉諸地
鑿口築堤益以啓閉之閘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蓄
洩之計宜慎也 上然之令尚書朱衡計處以聞 十
月朱衡請於東郡開支河三道以洩河流又於東郡之
上別開支河歷東滄橋以達百中橋鑿多裏溝諸處爲
溝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而去至沙
湖水築壩於支湖之下令水由之以出鮎魚泉而於泉
之對河開塘築堤以納其流而殺其勢 上從之 二
年七月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罹
其害漂沒田廬不可勝數漕舟二千餘皆阻邳州不得

進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工部尚書朱衡覆奏
茶城淤塞宜候水退乃可疏濬獨徐沛災民流移困苦
宜令戶部亟議賑濟以安民心戶部覆如衡言請以淮
揚商稅撫按贖贖備賑倉糧賑恤貧民仍 勅河道諸
臣設法疏濬支渠或置船盤剝勿令漕舟阻滯 上是
之 三年八月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言臣按行徐
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於境山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
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其利有十自秦溝濁
河至徐州洪諸狂瀾激湍遠不相涉一也依山爲堤雖
有洪濤必不泛濫二也漕舟循堤而上牽挽不難三也
無茶城淤淺之患省盤剝之費四也由馬家橋至境山

四十里由境山之徐州洪四十五里視舊河爲近驛遞
夫價并可減省五也驛路改從新堤往來徑捷六也徐
州募夫可併呂梁二洪徭夫可遂裁革七也計沛縣六
舖至境山築堤百里當用銀十三萬有奇今開新河則
長堤可緩費益大省八也糴穀貯倉假工役以濟饑民
兼節財賑荒弭盜之術九也乘舊河以爲水壑即河由
谷亭沛縣從鴻溝洩徑從小浮橋下徐洪運道無梗十
也顧其難亦有三地淇溝當築大壩接黑龍潭堤至楊
山壩西當別開一道至舊河繞出茶城及開堤建閘費
皆不貲此其難在工費歲屬大饑而徭夫工食徃徃不
繼待哺之民怨讟易生此其難在工食役夫二萬仍聽

者休而錢糧不益淹以歲月必招謗議此其難在工程
犯此三難以興十利臣未易辨也惟 上集廷臣議之
章下工部以大立議爲便請行撫按及巡鹽官相度地
形并議錢糧夫役以請從之 時河水漲溢自清河縣
至通濟倉閘及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
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崩壞又山東莒州沂
州郯城等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溺死無算
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都給事中嚴用和言淮安徐
邳皆轉輸咽喉壅淤潰決運道爲梗關 國計不細疏
濬滌築之務不可不亟宜令趙孔昭及翁大立協心共
濟不得廢事失時工部覆如用和議且言淮安湖陂故

有大堤往時商人決堤逃稅故多水患宜及時修築今河決草灣北合鹽河至海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行二臣會勘興工從之 十二月時淮河自板閘至西湖嘴開濬垂成而裏口等處復塞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以工費不給請議處錢糧因言清江一帶黃河五十里宜築堰以防河溢淮河高家澗一帶七十里宜築堰以防淮漲工部覆請以錢糧事下孔昭及翁大立通融借助其裏口等處亟行開濬以築堰事宜及海口築塞寶應越河二事均酌議舉行從之 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言治河之役宜以調撥夫役收發椿草屬部臣計議錢糧追徵工食屬兵備令畫地責成則河工可

計日而就于是工部覆議以儀真至揚州淤淺高郵一帶河堤剝蝕屬淮揚兵備會同南河郎中儀真主事經理以通濟閘內外清江浦上下淤淺屬淮揚徐州二兵備會同南河郎中清江廠主事經理以廬鳳二府協濟椿草錢糧役夫工食及寶應湖堤泗州等處堤岸屬潁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理以大淮西岸沙嘴清河縣東西湖堤魚溝河以下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理以邳州沂武二河與乾河口淤塞房村及境山黑龍潭堤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管洪主事經理以沛縣三鋪四鋪大堤豐縣縷水堤接華山寨飛雲橋故道及薛河下流屬徐州兵備會同夏鎮主事經理以臨清

菜市口尖塚集白廟兒等處堤岸屬臨清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甄殿員外郎經理以內黃南樂二縣正河淤塞及小灘上下膠淺黃蘆河乙字河屬大名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經理以吳橋縣衝決朱官屯交河縣衝決徐家馬頭等處青盤衝決盤古口等處與滄景二州南皮靜海二縣及天津堤屬天津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經理以蒙村蔡村要兒渡等處堤岸河西務上下淤淺屬霸州兵備會同通州郎中經理 上皆從之 四年四月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高郵等處河堤剝蝕請將徐州倉見貯截留漕糧二萬六千餘石移置淮南召集饑民修築從之 七月山東沙薛汝泗諸水驟溢決仲家

淺等處而黃河暴至城復淤侍郎翁大立言今山水甚盛由梁山之下蜿蜒以至于張孤山之東內花山之西南出戚家港合於黃河宜逐加開濬依山築堤以避秦溝濁河歲歲漲淤之患此所謂因勢而利導不與黃河爭尺寸之地者也工部是其議請令大立督所司相度舉行從之 九月侍郎翁大立言今淮河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朱家溝傍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於黃河聞者無不駭異然臣以為宜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平江時故道則淮河斯可以無慮臣所患獨在黃河睢宿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 陵寢甚有可虞臣請濬古睢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徐州小浮橋以

洩徐呂二洪之水又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以下草灣免衝射之患南北運道庶幾可保都給事中龍光亦請下所司勘議或尋復故道或分洩二洪及倣先年置鋪設夫開溝建閘之法以爲久計工部覆行新任都御史潘季馴如議區畫從之 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有餘艘不得進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洸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爲異日慮耳今秋水洊至橫溢爲災臣以爲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洸河以避洪水於是給事中龍光御史孫

興王圻等皆以爲言請罰治河道諸臣責以後効令及時疏濬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莊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旣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塞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畧則故道宜可通至如洸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歲疏鑿費亦自省令大立躬自相度調其利害以聞其管河官員俱令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 上是之 侍郎翁大立言臣竊計治邳河闕阻之策有三一開洸口一就新衝一復故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參焉從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洸口出邳州則可以避秦溝河徐

呂二洪之險引薛河鴻溝之水通行諸驛遞分司畧可併省而徐邳東鄙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水驟發則須多張水門廣開水櫃利國監多伏石須紆回避之即河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後可久其為不便者三此開泃口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所衝刷久自成渠費勞不多而道里更近且河入睢寧必不南決又無徐邳橫射之患匙頭灣之險而平野築堤可免嚙蝕其便者五然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堤難固水至復決又當廢睢寧一縣併于邳州其為不便者三此就新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總督漕糧得水可濟漕舟九百餘艘可出可以還百年運道可以振業徐

州而存睢寧其便者四然而百數里之淤視房村工費尤鉅置沙兩涯勢易崩塞掃灣築堤雖築不固且河流所棄多不能復不便者四此復故道之利害也請以臣三策下工部議定行河道漕司撫按諸臣協同舉事以責成功又言河工以錢糧為本以得人任事為要復條上計處工費借留漕銀議留漕米查理船稅起調夫役選用官員獎勵才賢監督工程八事疏下工部仍請復故道以濟目前之急其開鑿泃口之議令大立熟計以聞無持兩可其所陳八事多可采用 上皆允行 五年八月總督漕運都御史陳烱上疏報邳州河決漕船淹沒戶部覆今歲漕船過淮獨早而入閘者十不及二

三雖河流爲梗然諸臣怠誤之罪亦不容辭乞遣風力
憲臣督視以重 國計會科臣宋良佐御史唐鍊亦以
爲言得 旨炆與總兵陳王謨叅將顧承勳俱停俸戴
罪管事 命御史張憲翔沿河督趣之 六年正月禮
科雒遵條陳修治運河五事一自茶城至清河五百五
十里爲運道咽喉宜修築長堤增卑培薄三里置鋪舖
置十夫十五鋪設一官畫地而守以防潰決一自淮抵
揚州一路堤岸衝決閘座廢壞者宜令補築自大江以
南抵江水有淺澁者宜令疏濬一濟寧南旺閘河全藉
泲汶二水宜疏通泉源而臨清河西務等處修築之工
亦不可緩一自茶城以西至開封界爲黃河之上源而

南北兩岸長堤多缺北徙則新河有妨南徙則二洪告
竭且虞 陵寢宜於北岸接築古長堤以遏豐沛之衝
南岸續舊堤以絕南射之路一自清河至安東海口爲
黃河下流雖有沙洲不足滯礙不必濬導以費工力工
部覆奏 上皆允行 六年閏二月禮科雒遵勘言加
口河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河踰葛墟嶺而
南經侯家灣良城至泇口鎮又涉蛤鰻周柳諸河乃達
邳州直河口以入黃河凡二百六十里取道雖捷施工
實難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礮石水
泉湧出侯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不可施鑿
縱鑿之湍石不可以通漕且蛤鰻周柳諸河築堤水中

功費無算微山赤山呂孟等河雖可築堤然須鑿葛墟
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要其施工又自有序
夫與其煩勞厚費以開洩口之河孰若時加修防如期
償運保百數年之故道疏入 詔尚書朱衡會同河南
都御史萬恭履勘以聞 工部尚書朱衡條陳經理北
河八事一復舊革山東徭夫七十餘名接興河工一復
夏津魚臺二縣管河主簿隨時看守修葺一清查馬場
湖南旺湖南陽湖蓄水以濟運河之涸南旺西湖安山
湖洩水以宣運河之溢毋使居民侵占一呂孟微山張
莊諸河為山東滕嶧山水之會宣洩無路衝溢稅地損
傷堤岸乞建二閘以洩積水一築馬家橋東岸石堤一

河南解子船納稅于呂梁洪殊為不便乞改納于徐州
洪一管河官不許差委以妨河務一修河築堤椿草錢
糧積年逋負乞嚴有司之罰每于年終聽河道官開數
具奏 詔如擬

按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於中灤下二十里開舊黃河
分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工部侍郎藺芳謂河南之民
免於魚鼈誠萬世之利也弘治初白公昂議自東平東
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
亦倣此意後中灤河復淤白尚書議亦中廢然二役去
今皆未遠其遺跡尚可尋也至我嘉靖數年河益南徙
而入渦奔亳震驚 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

害以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并容全河之委也使
用宋張諸君子之言當無此禍

今上萬曆元年河決萬家口決房村 二年決鄒家館
五年決曹縣韋家樓碭山縣張家屯 六年決崔鎮時
河災之美溢中國也尤甚唯是務修築培高堰以束淮
水造遙堤以束黃流當事者猶極意經理河南則于家
店劉獸醫口黃陵岡陶家店馬家湖銅瓦廂挖泥河煉
城口榮花樹芝蔴莊等溜山東則楊家口梁靖口毛黃
寨王家壩侯家村以其地皆掃灣迎溜滿急先年徃徃
由此失事故極意經理之耳自是之後堤堰既堅河淮
卽順所在安流久享其利 十四年河決范口 十五

年決祥符劉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後決豐丘原武又
決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亡何又報淤至 十六
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業已疏 十七年決雙溝單家
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堤築將軍廟至
塔山長堤築羊山至土山橫堤河防幸無事 二十一
年河復大爲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其泛漲
則宿遷高郵興化邳州 二十五年河道尚書楊一魁
奏恭進繪河圖說以備 聖覽以定長策按黃河自古
爲中國患近自分黃道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
已有明驗矣又自黃堙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
河患而其餘波出于又安者又道芝入小浮橋足以濟

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于决堤放水之議而又不足爲運道之虞但以增堤塞口爲良圖以堙水防川爲上策臣竊不知其解矣夫道傍之議不過曰運道有淺遊之虞 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耳不知我 國家運道原不資于河全河初出亳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决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以久假不歸認客作主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於是濁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過汶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浸下壅清淮則退而内潴盱泗爲魚以至瀕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衝截運道牽輓莫施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却之他徙遂付之無可柰何以致水浸 祖陵塵 皇上隱憂臣欽遵

明命改絃易轍首開武墩涇河等河次疏具壩周莊等河又次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亭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塞决以回全河盖决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坡湖以爲之滙又有小河白洋周朱等河溝以爲之委更免漂溢之虞况 祖陵雄據上游有崇岡疊嶂諒可無慮即歸仁一堤見謂險要亦非受水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泗盱何必過爲杞人之憂也南流汎濫雖不免爲下邑民生之害碭山水道

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壩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四州縣再照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邳等州縣不歲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之秋衝城灌邑徐邳二州赤子不幾為魚鱉乎較之今日蕭

徐決中牟下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

疲民半溺侍郎白昂治之自宿遷小河口浚而西抵歸德飲馬池諸口又開符離月河而患始平翰林學士李東陽碑記可鏡也從來如此無分土亦無分民何獨厚於蕭宿靈睢而薄於豐沛徐邳也故臣始終自信以為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為運道之虞

亦不能為 陵寢生民之患矣抑臣又有說焉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故能奏平成之績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棊布星列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又恐決張秋也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也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也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我所占吾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約五十里任水遊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不勞民力河患可平此一時之省事亦萬世之良圖也謹繪圖貼說以進伏

祈 皇上留神省覽 勅下該部毋惑浮言定爲長策
徐俟智者以善成之俾我 朝河渠一書足繼禹貢臣
之願也奉 旨圖留覽這所奏工部看議來說 二十
六年三月科臣楊應文奏堽口一決全河南徙鎮口徐
呂而下幾于斷流于是開小浮橋濬小河口疏建石閘
而運艘以濟然通之未幾涸即繼之今據郎中包應登
主事陸化淳指示洳河原委懇 勅勘議以圖永利
二十九年八月工科左給事張問達奏 京師數百萬
之生靈全藉東南數百萬之糧食而河道之通塞則運
艘之遲速係焉乃今河道之壞與糧運之抵壩甚遲不
可不亟爲疏濬蓋自黃堽口之決而南徙也徐邳三百

里幾至斷流河臣乃議趙家港以東黃河故道不及四
十里堪以開濬接引黃流下通三仙臺支渠出小浮橋
以入運河此工竣而河水漸深船行漸利抵壩交納亦
不逾六月今則頭幫之船至七月始抵壩後幫循次而
進又稽時日交納遂甚遲滯空回南船僅可得十之四
而因寒守凍者多矣總河尚書劉東星于趙家港告竣
復採舊議開洳河舍黃流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爲
運道便宜經久謀心亦良苦矣顧連汪二黃泥灣以至
萬家莊韓莊地多石塊沙礫畚鍤繁興工尚未就而趙
港日淤日塞因而斷流以致徐邳間三百里之河水益
淺糧船停閣不行者幾一月雖決李吉口以引水而隨

即壅淤倖一時天雨連綿水勢陡漲三五尺船可挨幫
 漸渡閘河然未及入閘而中間又多淺阻臨清以北如
 八里港半壁店武城等處五閘水微河流甚細且河底
 流沙走動不常左挑右塞前開則後淤而漳河之水不
 由故道經三臺江廻龍鎮至小灘入衛濟運此一萬三
 百七十有餘之船相與爭一線之水而不能進之速也
 夫糧船抵壩遲故交納遲故空回又遲無船何以兌支
 裝載而河不先時挑濬何以通運行舟倉庾之積貯日
 空又何以接濟取給是誠 國家之咽喉命脉絕續安
 危所關何可以因循遷延而泄泄然漫視為也河道既
 壞難以再緩則勢不得不治入秋徂冬工力可用則不

可不及時以治 九月張問達奏接河南巡撫曾如春
 揭稱本年七月初九日開封府黃河水比原河漲高八
 尺又漲高一丈三尺水高于堤至有一二尺之多又商
 丘縣蒙牆寺黃河水發衝開堤壩向東南一帶由楚家
 灣揚先口堤北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泛漲未定自
 金灣鎮王家樓長堤四十餘里俱水平滿將焦橋并王
 家樓水越長堤經過勢難防禦又歸德府蒙牆寺南堤
 一帶將肖家口衝決一百餘丈波濤洶湧勢委難禦八
 月內又接巡撫曾如春揭帖具稱開歸二府屬祥符等
 州縣水災異常其肖家口決衝一百餘丈全河盡皆南
 注原行河身頃刻乾涸變為平沙商舟不暇解維盡涸

平沙之上即蒙牆向在南岸商丘虞城夏邑多被滄沒
明歲之運船從何道而達乎國依于民民依于糧糧資
于運河道乾涸糧運阻塞而數百萬生靈嗷嗷待命是
尚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 皇上念河患憂民生即憂
運道亟 勅總理河道尚書及省直撫按河道諸臣從
衝決源頭下至徐溪口符離宿遷小河口會流處所逐
一查勘作何防禦杜塞如何濬治疏通速爲詳議料理
庶于民命 國計有裨矣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黃河下

治河群議

按黃河自星宿海踰崑崙經積石過臨洮出龍門抵潼
關而注于孟津安然恬瀾也過虎牢而奔豫徐之境乃
不安故道屢遷徙爲害者其故有四北土高燥而堅南
土卑濕而疏一也在北之時容納猶少至南而名川三
百支川三千皆會于河勢益宏放下流不能容二也北
有崇山疊嶂爲限南則千里夷曠無一堤防三也水濁
而多泥沙易于停積積之稍久勢必旁嚙四也治之之

法在漢賈讓有三策上者徙其旁民不與爭尺寸之利然可行于昔不可行于今何也彼時所慮者止冀州耳今歷青兗豫徐之境皆為冀州安得盡徙且所徙空地河未必決而盜賊聚為淵藪則害更甚於河故讓之上策今為迂議其次謂多穿漕渠然愚以為此可使之緩于決不可使之必無決可行于未決之先若既決之後勢亦何及不過用其下策堤以塞之耳旋塞旋壞旋壞旋塞即非計乎要亦無可柰何者蓋河之決也不在旦夕而亦有其漸察其衝激之所從而預為之備可也干丈之堤壞于蟻穴况水勢有增減潮候有疾徐常為之偵視防守稍有可虞旋加修治是雖支吾一時而亦未

為失策醫家之法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夫治水亦猶是耳今將 歷朝疏議附載于後

元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河之大有所瀉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于漢而河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秉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柰何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埭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者

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决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至元始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爲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二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道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既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

與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耳

國朝丘氏濬曰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爲患于中國也視諸水爲甚焉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之黑陽山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又决滎陽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决不可使之東流一决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

國計矣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合小而成大棄少以就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傍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分勢自然消滅然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流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

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閒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

鄭氏曉曰洪武二十四年河决源武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 正統十三年决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决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 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 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北决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

入海而沛城南之新河又淤 命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
 之施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
 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為海運之說者
 蓋榮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
 有河流淤淺僅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
 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
 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
 南滔滔無阻以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
 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
 殺則决口可塞運道可完矣

萬氏表云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渦
 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
 為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是故黃河入海舍淮無
 他道也如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
 改流愚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
 水道惟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
 當泛溢于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迄今亦微至可截
 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
 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
 皆為淹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
 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
 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

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塞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于黃河之羸縮豈關于河之改流哉

按嘉靖間總河道都御史劉天和統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言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嘗周詢廣視歷攷前聞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濁下流東隘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淤伏秋暴漲則淤一也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甌而下流極湍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今於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無長江之淵深三也傍無湖陂之停瀦四也孟洋

而下地極平行無群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决六也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决每决必瀰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即幸河道通直下流無阻近數十年否則數年之後河底兩岸悉以漸而高或遇驟漲雖河亦自不容於不徙矣此則黃河善决遷徙不常之情狀也故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下畢智殫力以從事卒莫有效者勢不能也史稱周定王時河始南徙竊意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播為九河是棄數百里地為受水之區初無隄防以約束之其間衝决遷改雖禹之世要自不常惟使北向歸諸海而已故三代之史

畧而不書非若今之民濱水而居室廬稼穡其上一有
湛溺即稱大害治水者亦惟隨河曲折築堤捲埽以障
之一值衝決億萬財力付之烏有古今相去不亦大相
遠耶甚者宋元之間喜功生事妄興大役其比也強排
之而南其南也強排之而北曾不旋踵而或淤或決民
勞財費國隨以衰可畏也已惟我 聖朝建都上游運
道所繫至黃河北徙則不容於不塞矣時其世殊要之
各有攸當爾且古今論治河者多倣禹九河之法謂下
流必䟽支河如之而後水患可息嘗循故道歷今河流
疑有未盡然者蓋禹引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
而下乃䟽爲九河水流極其湍迅而後可久無患今河

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誠可分爲八九若冬春之間或
值久旱即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丈許如分爲九不即
淤邪况南經鳳泗園陵北妨兗冀運道河之所洩惟徐
邳之間爾復多阻山治之倍難與古大異然則下流分
爲三四支河亦足矣不必泥古法也 漢賈讓治河三
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即禹之故智也
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堤開水門
旱則開東方下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爲流然
自漢至今千數百年盡中州大名之境率爲河所淤泥
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
水門而衝決淤漫之濬治無已所漑之地一耳歲而高

矣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蓋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必決者勢或比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爾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古者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惟沁衛淇漳之水過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汴汜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道沁入衛歟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滙水諸湖以淤而狹運舟恒

苦淺溢若於武陟境內沁河橫建滾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源武陽武比界大堤之外經延津縣南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北向張秋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通閘入運河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況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邪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疏通曷敢以輕議也國朝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爲大然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黃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

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
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淤爲害尤大
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群公誠有見於此矣嘉靖甲午
冬十月黃河從趙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
河濬閘河二說莫能決余甚憂之廼相度二河道里遠
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而折衷之引黃河濬淤幾四
百里旣深且廣其遠其費倍於濬閘河計非數月可完
京師公私仰給乏絕兼之故道難復縱復將即淤濬河
修閘之費卒不可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况所濟魯橋
下至黃家閘百七十里爾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
則猶資汶水諸泉初無預於黃河也廼始決策濬河修

閘惟將來天旱泉微運舟不免淺閣是慮歐陽修有言
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
少而利多者爲之猶愈於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
欲爲 國家運道建萬世之利惟引沁爲愈爾

按黃河爲中國患害也自古記之昔者禹未導山洪水
汎濫於天下者九年禹始出而治之乃別九州陂九澤
度九山引河東入於海然後水患盡去地平天成是時
頌禹者第知爲一時治水之功不知實萬世治河之法
愚嘗按黃河圖河從星宿海西北來出一巨澤二巨澤
數折而至崑崙河勢尚不甚大聞所在土人抱革橐駝
能過之河上多高山大陵遞相夾抱行入麻哈地麻哈

者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至積石入中國遶西寧過臨洮其間則有鳴沙嶺有寧夏山夾之由寧夏流轉達地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過大同路雲中南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而南流是卽所謂河套也及至靈寶縣河觸太行山轉轄石其間則有三門七津砥柱又有禹廟在或者卽禹導山通河處夾岸有高山而河行山中至沔池至孟津至河南府至溫縣岸無山山蓋矣其在河南府卽有北邙山亦僅僅障南岸北岸殊無山至武陟水則有洛河伊河沁河來合河勢始盛大而又有汜水者合之河益無賴其在河陰雖有廣武山山亦僅在南岸北岸亦無山俱不能夾束以故河流至武陟則汎濫亦河必然之勢也

又黃河茶城而上以無山夾束故多潰決由茶城以下南岸始有洞山九里山雲龍山北岸則有子房山夾河入徐故徐州獨無潰決但有泛漲以兩山夾輔之力也予嘗曰徐州河狹又兩山夾之徐州其真河之喉吭乎河出徐州過清涼寺其在南岸雖有半戈山羊山當之北岸復無山故不能觸南岸直北趨下衝爲距山連汪蘆塘落馬黃墩周湖柳湖諸河河皆在邳境故邳州往往受其害河善泛亦以北岸無山夾故也邳州由落馬湖至水晶湖中間凡九曲水晶河至清河甚近過清河

則淮水會黃之路黃淮合而下雲梯關入大海河淮之事畢矣夫河之初出潼關入河南也數數爲地方患所在地方亦往往以塞決殺流築堤壩建閘埽爲事河務具備故堤上自木欒店下止廟道口蜿蜒千數百里屈曲重復蓋見河勢汹涌故從平地築堤用堤助岸以夾河防其暴漲又以河水橫衝敗岸則用捲埽以當其衝又自築堤外仍置閘戕水以殺其勢以爲決口不塞則內地淤急流不殺則泛愈急是堤埽自不得不爲之所也及堤之又不能過埽之又不能殺決者自決衝者自衝於是當事者又以堤埽無益於衝決將欲舍堤埽不用而議開支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矣議開新河濟運

舍黃河而不由矣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矣其議亦可謂衆多其慮亦可謂周悉矣議開支河者謂黃河入淮之道舊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白河二道淤塞全河東下故徐邳獨受其害今若復引水通渦白河則水勢自分河不得獨爲徐邳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者在徐州以上欲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於衛河至于臨清天津不惟徐邳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亦可助其形勢也如冬春水平漕

舟則由江入津泝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沿臨清而至于天津如夏秋水迅則仍由徐沛達于臨清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矣在徐州以下謂清河縣之大津口即老黃河故道也其小清口即今淮水所出之清口也欲議復七十里故道後又慮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築堤鉅費且恐難保故其說旋議而旋罷其議開新河者議欲自泃口鎮鑿新河以通運避黃河之險河自馬家橋至直河口計二百三十餘里其說復旋議而旋罷其欲自徐州子房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開新河八十里置舊河於堤外使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呂梁徐州二洪之險並可遠避一議也其欲自昭陽湖東起汪家口直抵留城一百四十餘里開河入運一議也其欲開膠萊河通復海運者循嘉靖十五年山東道副使王公憲所開膠萊河舊議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皆貯潮水常足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疏濬之內有分水嶺聞其地河形至今在但其下多碶礮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如河成我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前是以海運爲險罷海運者以馬家濠未通漕舟出大洋故也今馬家濠旣通我舟即不必由大洋直由小海中行舟自不險然後由麻灣海倉二口

徑抵天津直沽豈非便道乎夫舟自清江浦口至天津路凡二千六百里其中由河行者八百里由海者八百里海行既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昔元人海運之遠又所歷有劉家島蓬萊島黑水成山大洋甚險後王公以陞去事遂寢此又一議也復有爲淮安計者欲濬草灣以分河入海不令直犯淮城後以河流入海舊無阻塞卒不議濬此皆爲運道計大畧又如此也 國家自會通河成借河入運雖得其力亦受其害不然彼河自爲河耳夫河害之在梁宋其地多浮土虛沙既無堅山壁岸爲之障又無長淵深湖爲之貯不得不日夜講求堤壩經營捲埽也河害之在徐邳仍少有山又有湖又去

海口漸近海口則可濬河身則可疏又得淮水合而衝海口海口必日濶而日深又有堤壩而爲之障河自歸河而沙不壅且高家堰久築而高寶旣免泛浸之虞歸仁集又築而泗州復享奠平之利河謂無患可矣柰何又復有決我又復有構帑金人力所費不貲是河恐未見有息肩之時也今若果得長策善畫令河有岸而不得衝水常歸而不得泛用一年之勞可保數十年之安捐數十萬之費可收數百年之利宜莫如先審河岸次審河勢河岸堅則身直河身直流不屈曲則河自不淤夫安得有長山而爲之岸堅土而爲之障設使有之無論小小衝決潰泛即使有前代洪流大浸自足禁當此

禹導山治水可法也所以禹蹟如龍門壺口徐州洪至今存未嘗變以有山爲之岸岸堅水不能如何也今果能於徐邳以下履地而擇之測水而引之假令得長山而爲之河岸乎有則早移河於山下使水行山足河安流直東射而入于海其旁河郡縣土地可永免昏墊魚鱉可永生郊矣予尤有深長之思又不但慮徐邳泛决誠恐漕河萬一决壞則我四百萬漕將安輓之京師不無緩急矣又謂膠萊河之說至今行可也所聞前是議罷者以王千壩三十里地高人力難施故廢之余嘗躬臨相度原係平地雖名分水嶺視他處稍高丈許非崇山峻嶺也此河一濬可以達直沽漕舟入麻灣海倉乃設重兵屯守膠萊海次屹然爲一巨鎮專意衛漕舟防海寇爲務如此則可通漕便誠國家萬萬世無窮之利也至如沕河子房山又其次矣

河源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道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丹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恠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

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 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旣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言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

按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矚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值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滙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群流奔轉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

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論
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渡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
抱革囊濟過之衣落斜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
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
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
亦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雲冬夏不消土人
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
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星火禿河合
懷星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
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

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
加闊郎闊提地也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
闊郎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
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
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
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
漫獸有髦牛野馬狼豹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
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
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
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
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

續文獻通考卷之九
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
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
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流卽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
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
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
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
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
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
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梭河合鵬梭
河源自鵬梭山之西北水正西北七百餘里過札塞塔
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

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
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
又東北流過土橋站石積石州來羗城廓州構米站界
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麗河合野麗河源自西
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
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疊河合湟水源
自祈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源自刪丹州
之南刪丹山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
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
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

系文庫通志卷之九
四百里
府東南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
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
世言河九折彼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
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
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
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水
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
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
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
與黃河合又東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

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
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
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
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
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遇潼關與太
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槩河源東
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
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
內又東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